



父亲的最后一个植树节

◎宋一川

也许是受父亲职业的影响，我一向有栽树的偏好，偶尔也付诸实施。记得很小的时候，每到春天就有模有样地学着大人插枝育苗，虽然插的是极易成活的杨树枝，但似乎从来没有长大成材的。前些年，有同事开玩笑说，你一年坐那么多次飞机，每坐一次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一棵树来中和，你得多栽树啊，我说这好办，栽呗。第二年植树节前，我从潼潼弄回去了100多棵石榴树苗，父亲负责把树苗分发给乡亲们，并指导大家栽种修剪嫁接，乡亲们从此吃上了自家产的石榴。第三年春节刚过，我就琢磨着当年栽什么树，想起去杭州出差时看到的桂花树很好，本想作为栽植的目标，但在联系采购的过程中，有朋友告诉我，北方地区不一定能够栽活，主要是过冬有困难，于是只好作罢。想来想去，最终也没有想到合适的树种，就这样错过了当年的植树节。

后来想，单靠自己的力量种树，最多中和一下坐飞机的排放，让自己心安理得一些而已，要真正为建设山川秀美的西北和美丽中国作点贡献，必须另想办法。有一年去甘肃、新疆调研，到了河西走廊，即被当年左宗棠“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连绵不断、郁郁葱葱的柳树林所震撼，也被成片成片的上海知青林所感动和启发，意识到大规模的栽树造林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于是想到了大学生，心想大学生上学期间如果能去西北荒漠栽一次树，逐年栽一年一年栽下去，不仅能够再造一个又一个新知青林，对于学生本人也是极好的国情教育和人生体验，于是开始游说教育部门的朋友，但面对钱从哪里来、怎么组织、谁来养护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还是无力给出答案，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个人栽树的老路子。因为发现了北京北海公园的西府海棠就是源自家乡西府的海棠，于是决定栽海棠。西府海棠虽然出自西府，但在华北一带大行其道，栽种之广泛、地位之高尚，影响力远非西府陕西所能比。每到春天，北京的大街小巷简直可以说是西府海棠的世界，随处可见亭亭玉立的西府海棠迎风开放，艳压群芳。去年植树节前，买了几十棵海棠苗子寄回去，让老家的亲友们试栽。父亲说西府海棠和华山松一样，是仅有的以陕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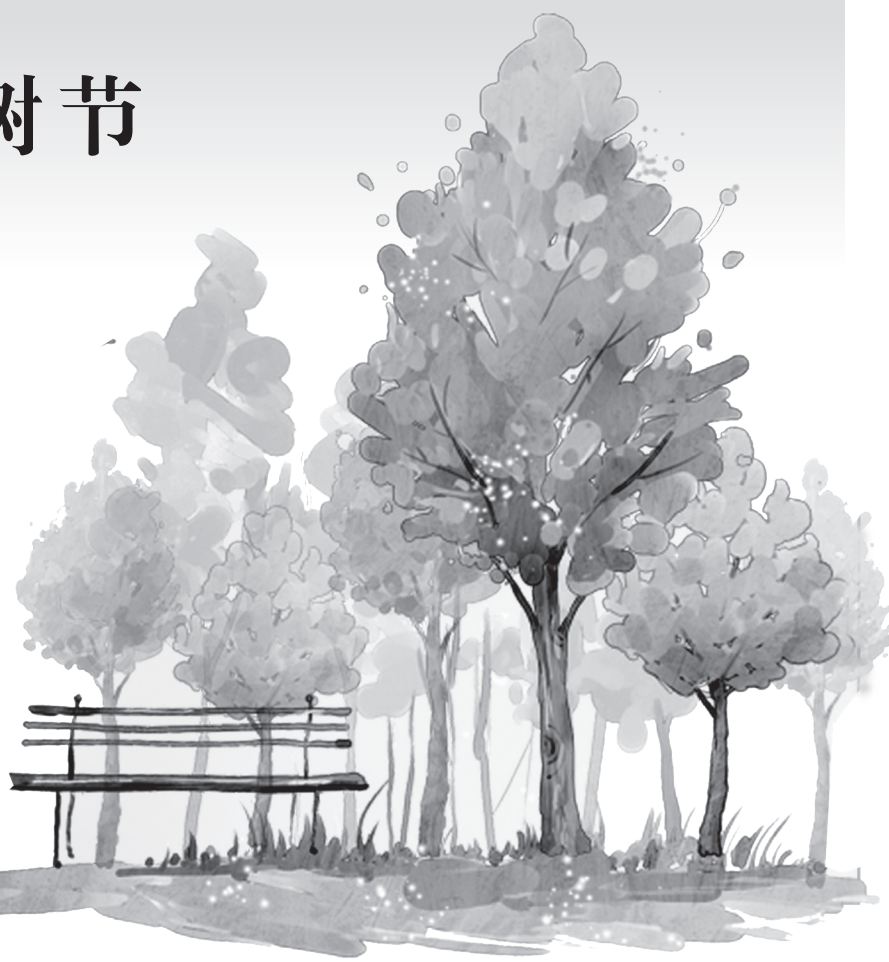
命名的名树种，把北京的西府海棠引种回西府凤翔难能可贵、很有意义，但北京的西府海棠在北京培育已久，与凤翔本地西府海棠已有差异，阔别故乡几百年的北京西府海棠能否适应凤翔水土还有待观察，栽种西府海棠需要格外注意，精心栽培。

我请了北京的西府海棠专家视频指导乡亲们栽种，但因为语言沟通等原因，还是需要在地指导，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又落到了父亲头上，没想到这竟成为老父亲最后一次栽树。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拖着虚弱的身体，一次次通话商量，更是用手机视频和北京的专家先后指导家里人栽种修剪，在病床上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植树节。谁知来自北京的西府海棠“游子”刚刚回栽到故乡西府大地上一周时间，父亲就撒手人寰了。这个植树节竟然成了父亲的最后一个植树节！

那是去年“两会”结束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正在单位加班，接到妹妹的电话说父亲突然不在了，简直是晴天霹雳，难以置信！本来打算“两会”一结束就回家看父亲，只因此时家乡疫情突起难以成行，短短一周多时间父亲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落下最终的痛憾！

回家的路上心情无比悲痛，久久难以平复，脑海中闪现的都是父亲的信息，杂乱无章又反复不断。父亲虽然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小小年纪就参加工作，立志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一生历经省市县四级党政部门，大部分时间奋战在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正如国务院参事忽培元先生悼念父亲的挽联所言“学林造林护林”，与农林业结下了终生缘分，以实际行动践行“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父亲早先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奔赴甘肃工作学习。父亲刚毕业就在甘肃省林业调查勘探部门工作，背着沉重的测量仪器跋山涉水，西出河西走廊，勘探祁连山麓森林植被；东进六盘山区，调查陇东老区防护林建设。调入甘肃省林业局工作后，父亲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北上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交界，深入民勤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南下黄河九曲第一曲，在水草丰美的甘南牧区——玛曲藏



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调回家乡工作，把学习工作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用在家乡的园林事业上，为家乡建设奉献自己的绵薄力量。担任林场领导期间，父亲不仅到最艰苦的工区蹲点，带领同志们改变落后面貌，还积极探索引进新的绿化树种，使华北落叶松第一次在凤翔北部山区落户成长。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这种探索显然是十分超前、十分难得的。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父亲这代人正值当年，终于可以一心一意投身专业、施展才华，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国家设立第一个植树节、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时，父亲重返林业站工作，像林业战线千千万万的干部职工一样，感觉林业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党和政府空前重视植树造林让父亲深受鼓舞，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骑车深入田间地头，引导群众植树造林，开拓致富门路。每到植树节，父亲不仅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还不时在老家后院栽种树木。

正如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父亲是典型的千一行爱一行的人。上世纪90年代以后，父亲从林口转向农口，负责多种经营工作，重点推广辣椒和苹果种植，组织引导乡亲们进行大规模的苹果种植。开始我并不知道家乡产优质苹果，有一年“十一”放假，扛了一箱苹果回家，本来以为给父母带回了上好的水果，谁知与家里的当地苹果

一比又小又没光彩，方知父亲那些年的工作就是推动家乡苹果产业发展，创建省优品牌。最近看到一篇权威文章，得知家乡苹果不仅是省优，也是仅次于陕西洛川、甘肃静宁的第二阶位的全国优质苹果。

父亲就是这样，根据形势需要和组织安排，一步一步从植树造林的专业人员，变成了鼓励引导群众植树造林、发展多种经营的组织者和服者。因在农业技术推广中作出突出成绩，父亲1991年获得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荣誉证书；1995年被评为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重大贡献者，获得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受到省政府表彰奖励；1998年被评为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先进个人，获得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表彰奖励。在接踵而至的荣誉中，父亲于90年代末光荣退休。

由于工作原因，父亲早年练就了一副刚强身板。过去我对父亲的身体状况极为乐观，没有想到父亲八十多岁时，不幸突然遭受病痛折磨，最终与深爱的世界和家人永别了。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植树节又近在眼前，父亲一周年在即，前思后想觉得追思父亲最好的方式还是栽树，决定为家乡、为父亲工作过的林场、为母校西北大学，捐赠北京西府海棠苗子，既是为家乡绿化美化尽一分力量、对敬爱的何练成教授表达哀思和纪念，也是对父亲的纪念缅怀和对父亲在天之灵的深切告慰！

草一样凌乱的思绪（组诗）

■一寒

羊们

这时候，我刚走上坡头
一群羊，鼓着肚子。驮着懒洋洋的太阳
一只，两只，三只，争先恐后
向村里走去，它们回家去
我理解它们此时的心情

看见它们，一种莫名的激动击中了我
我甚至怀疑，怀疑它们是从天上走下来的是天上走下来的云朵
那么洁白，那么纯洁，又那么温暖
它们的生活很简单，很质朴
上坡地吃草，回村里睡觉
就像我的父辈，我的乡亲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样
平实，而快乐

这时候，我竟然有些羡慕它们了
追赶它们的步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我也得赶回家去，跟着它们
在这个村子，找找自己的窝
然后，枕着夜色，草的气息
踏踏实实，睡上一觉

一场噼噼啪啪的雨

天空像我那淘气的小孙子
脸说变就变。雨下起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走进村子。满脸的热情
一下子被浇成了落汤鸡
这可不好，这不是我想要的

乌云密布，如同承恩先生笔下的妖怪
在头顶盘旋着，像是要吞下整个世界
这个夏日，这一天
为了回到一个叫南韩的村子
我把自己深深地按在了雨水里
故乡，方言，歌谣被突如其来雨
淹泡在了我湿透的衣衫上
跟着风，发出尖厉的叫声

更远，更深处，一缕缕炊烟正在升起
一滴泪水正在落下
如同此时的我，站在噼噼啪啪的雨中
我的骨头，我的血脉，我的一切
在这里，被埋得很深，很深

这个早晨

太阳还在睡着，噙着泪水的鸟鸣
便把我从土炕上拉了起来
村子，病恹恹的，连走路
都十分吃力。这个早晨
我突然感觉有些无所适从
心里空空如也

一个人走出村子。熟悉的气息
麻雀一样，扑棱着翅膀
在我身前身后，追逐着，奔跑着
把我的往昔，我的如今，我的卑微的生命
一遍一遍，擦拭得铮铮闪亮
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
有骨头里的钙，血管里的盐，伴我
我却突然哑了声音，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个早晨坐在父亲的坟前
想想许多人，许多事
我只能，只能靠着他们
连同一株草，一缕风，几声鸟鸣
把自己的灵魂，慢慢安妥

土味

我的老家是土味的
母语也是，乡音也是
秦腔，或高亢，或沉郁
起起伏伏，落在怀里都是土的
空气也是土味的
我的祖辈呼吸着它们
我呼吸着它们
我的后辈呼吸着它们
而且，仍将呼吸下去
不止千年，何止千年

今夜，我站在土味十足的院落
再一次深深地呼吸着它们
母亲轻轻的鼾声
使挂在树梢的月亮
瘦成了一把弯弯的镰刀

土味的气息里，一缕风
不经意地割破了
我沙哑的喉咙
浅薄的诗句
和一些久治不愈的
忧伤



新春诗会

执着的虎耳草

◎周平松

工夫，就长满了一盆。葱葱郁郁，格外旺盛。

几年前，我从乡间采撷到它，说起来还真是偶遇。当时我们正在一场暴雨山洪灾害发生后入户调查，在一户农户倒塌的屋旁，发现了它的踪迹。在满目疮痍之间，岩石上一丛绿茸茸的叶片，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显得十分顽强。我怦然心动，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心。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留下它了。就这样，虎耳草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有一段时光真是暗淡。仿佛处在生活的旋涡里，被不断地裹挟着前进。一切际遇都来自当初那个草率的决定，注定要陷入一段彷徨时期，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高。有时终日忙碌中，小憩片刻，只要注视着案头上生机勃勃的虎耳草，心里似乎又燃起了希望。

追忆最早接触虎耳草，是读沈

从文的《边城》，来自翠翠这个单纯的在风日里长大的山妹子。翠翠在梦里见到了悬崖上的虎耳草，她捧着大把的虎耳草，仿佛听到了歌声，这歌声把她从梦里浮了起来……一大蓬一大蓬的虎耳草是一个朦胧的象征，是对幸福的希望吗？翠翠不知道，自然我也不知道。

我很珍惜与虎耳草的缘分。我把它从汉水边上的小镇里，又带到县城里，和虎耳草没有须臾分离。但是，我也很少花时间去照顾它，即使是若即若离地放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它依然郁郁葱葱，体现着一种坚忍不拔、十分乐观的精神。

虎耳草的繁殖方法十分奇特。虎耳草会悄然地长出触须，嫩红触须不断地延伸，长到一定时期就会从触须顶端生出新的根和叶，这新的个体一旦遇到泥土，就会立刻扎根到新的环境安身立命。新的植株又不断地长出触须，再次寻找新的沃土。所以无论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中，它始终不声

不响地生长，开花，不断地分身变化，从一片叶子，长成了一片“森林”。这种特性很像榕树，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我把一盆安静的睡莲养在它旁边，很快地它就占据了睡莲的地盘。

渐渐地，我的虎耳草已经失去了朴实外表下掩藏的谦卑，它处处体现了一种执着的狂野的勇气。它向着阳光、空气，奋力地争取生存的空间，我只有把它移栽到空地里。我不禁感慨道：虎耳草之所以突破一个又一个的藩篱，不满足做一个盆栽，不正是为了寻找那久违的自由吗？

虎耳草的学名非常奇妙，从拉丁语直译过来就是割岩者，因为虎耳草喜欢生长在背阳的山下及岩石裂缝处的缘故。年深月久，或许真的可以割开岩石也说不定！

据说凡是受到虎耳草花祝福而生的人耐性超强，能够持之以恒厚积薄发。那么，让我们多学习虎耳草精神，为人生增加一种熠熠发光的品质吧。



虎耳草伸出了贪婪的触须，试图探索着周围的世界。最初它只有几片绒叶，瑟瑟缩缩的，像极了丑小鸭。叶面上有虎爪的纹路，凌乱地布满毛茸茸的叶片上。虎耳，似乎不太像。不料刚几个月的